

扬州八怪

吴越山海经

吴林森 选编

浙江摄影出版社



·吴越山海经·

扬 州 八 怪

吴林森选编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孟祥旭 孙小昭
封面设计：王 景
插 图：陆 易
责任校对：朱晓波
责任出版：朱圣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扬州八怪/吴林森选编.一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3.2

(吴越山海经)

ISBN 7-80686-080-0

I. 扬... II. 吴... III. 民间故事—作品
集—中国 IV. I277. 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02144号

扬州八怪

吴林森 选编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武林路357号 邮编：310006)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杭州之江印刷厂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5 字数：85千

印数：0001—3100

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86-080-0/I·12

定价：1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出版室调换)

扬州八怪是清朝乾隆年间出现在江苏扬州一带的一个对后世影响很大的艺术群体，一般指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鱓、郑燮、李方膺、罗聘，但是也有不同的说法。他们画、诗、书、印兼长。其画风因与当时的正统画风相异，被人目为画坛“偏师”、“怪物”，遂有“八怪”的称谓。

他们大多以卖画为生，对社会底层生活深有感受。个别为官时，亦能同情穷苦百姓，厌恶达官贵人。因此，数百年来，在民间广泛流传着关于他们的传说、故事与趣闻。

汪士慎，字近人，号巢林、溪东外史等。原籍安徽休宁，居江苏扬州。擅画梅。

黄慎，字恭寿，原字恭懋，号瘿瓢子。福建宁化人。擅画人物。

金农，字寿门，又字司农、吉金，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浙江仁和人。居当时

画坛首席，书法有“漆书”之称。

高翔，字凤岗，号西唐、犀堂，江苏甘泉人。擅山水、精刻印。

李鱓，亦作觯，字宗扬，号复堂、懊道人，江苏兴化人。曾任滕县知县。擅花卉虫鸟。

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曾行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擅兰竹，书法有“六分半书”之誉，诗文极佳，有《板桥全集》留世。

李方膺，字虬仲，号晴江、秋池，江苏南通人。曾任乐安、兰山、潜山、合肥知县。尤其工梅。

罗聘，字遯夫，号两峰、花之寺僧，江苏甘泉人。其画作《鬼趣图》极有代表性。

高凤翰，字西园，号南村，晚年号南阜老人，山东胶州人。曾官泰州巡盐分司。除工书画外，尤好藏砚。

闵贞，号正斋，湖北广济人。精篆刻。

目 录

郑板桥圆诗	1
水壶诗	4
郑板桥金山画竹	6
郑板桥焦山卖画	9
智断赖婚案	12
剃头赠竹	14
郑板桥扇上题诗除害	19
烟肉猪头卖现钱	21
“米田共”	24
三次“三不画”	26
看主人打狗	31
赏你一个妻子	33
画状子	35
画为媒	40
送寿礼	43
二慎戏盐商	45
二圣改画	47
知县戏人遭人戏	51
怒掷白银斥盐商	53
砚蛋	56
画佛	61

小伙伴考高翔	63
一字师	68
高山鼓响 百里闻声	71
墓门图	74
瘦瓢子的传说	79
画鼠	84
迷住了关帝爷	89
大白菜换画	91
因“贺”得祸	95
公堂上做媒	97
酒棕图	100
三仙出洞	103
罗聘拜师	106
为袁枚画像	109
店堂跑马和三步两店堂	112
绿眼珠的传说	117
练竹筷功的故事	121
螃蟹巷的来历	124
三幅宝画	126
闵呆子和四个秀才	131
醉仙居	134

郑板桥圆诗

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县官，学问深，得民心，就是不会吹牛拍马，得罪的人多，官做不下去了，铺盖一卷就回了扬州。好在郑板桥不在乎当官，名气也不小，专门在家吟诗画画，倒也自在。

那时，扬州乡下离城十几里路的地方，有个老秀才在教馆里当先生。几十年下来，年龄大了，六十开外了，东家想要回这个先生。老先生急了，回去后，饭碗就砸了，这一家老小怎么活？高低要想个办法，叫东家回不掉。

这天吃中饭，老秀才忽然说：“东家，不瞒你说，郑板桥还是我的学生哪！”

东家一听，根本不相信。你在这儿教了几十年的书，要郑板桥真是你的学生，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讲过？东家鬼得很，嘴上应着：“好哪好哪，久仰郑板桥大名，他既是你的学生，我就办一桌酒席，你把他请来……”言下之意，请不来，你也不要回来了。

老秀才慌了，本以为提了郑板桥的大名，东家就会让他教书教下去，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手。怎么办哩？只好连夜进城，找到郑板桥府上，敲开门，往郑板桥面前“扑通”一跪。

郑板桥连忙把他扶起来，“老先生你这么大年纪，有话直说，怎么好下跪？”

老先生讲：“我是来请罪的。东家嫌我老了，我要吃饭，就说你是我的学生，罪过了。”

郑板桥一听，连连讲：“无妨，无妨，我从此就称你老师得了。”

老秀才还是摇头，还把东家请客的事说了。郑板桥历来同情穷秀才，当下定好日子，一口应承下来。老秀才定心了，急匆匆赶回学馆。

第二天，东家一早就问：“你的学生郑板桥能不能来？不能来早点说。”他心里想，郑板桥是出了名的大才子，谅你也请不动他。

没想到老秀才爽快得很，一口说：“三天之后，郑板桥准定来。”

三天后，东家在街上找了位有名的厨师，办了酒席，又请来一班文人雅士作陪。果然，郑板桥准时来了。请坐，献茶，摆席。首席谁坐呢？大家都推郑板桥。郑板桥连连摇手说：“啊呀，老夫子在此，学生迟迟不来拜访，已是罪过，怎么敢上坐哩？”

众人一听，一齐请老秀才上座。这个老秀才心里欢喜死了，郑板桥先生真肯帮助人啊！

哈哈，喝酒哟。乖乖，老秀才高兴，大家敬他酒，他全“咕噜噜”灌进了肚子里。他多喝了几杯，醉啊迷的了，眼睛半睁半闭，舌头都直了，还喜欢说话：“板桥啊，记得我当年教你作诗——柳絮飞来一片红……”老秀

才一下说漏了嘴。

在座的不是举人就是秀才，这柳絮是白的，怎么会红哩？郑板桥一听，眉头都没皱，说：“不错不错，老师，我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念给大家听听——

廿四桥头鸾思凤，
佳人斜倚画楼中。
夕阳反照桃花坞，
柳絮飞来一片红。”

众人听了连连称绝，郑板桥也不再多留，拱手告辞了。

老秀才酒醒后，方知自己说漏了嘴，多亏郑板桥奇才，把诗圆了起来。东家只当郑板桥真是老秀才的学生，从此对老秀才恭维得逸逸当当。

讲述：曾寿松

整理：方 范 吴林森

水 壶 诗

郑板桥辞官回乡，靠卖画为生，日子过得寒饥饥的，数九寒天，就那么一件棉大褂，遇上大风，他就找根布带子扎腰。

一天，郑板桥来到扬州盐运司衙门。衙门口有两个当差的，一个胖得像冬瓜，一个瘦得像丝瓜。他们看到郑板桥这身打扮，赶紧喊住：“喂，干什么的？不要瞎闯，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郑板桥看看这对恶神，也不计较，便说：“我找你家老爷。”

那个胖的一听，说了：“找我家老爷？你是来揩油的吧！老爷关照过的，不给进！”

那个瘦的想拿郑板桥开开心，说：“我家老爷结交的都是斯文人，你果真要找老爷，做首诗来听听，就放你进去。做不出来嘛，就别怪我们啰！”

郑板桥望望他们，又好气又好笑，便说：“出题吧！”

两个人一听，反倒难住了，出什么题呢？还是瘦的鬼点子多，他看看门房里烤火盆架上，水壶正“突突”地冒气，就指着水壶说：“就以这个为题吧！”

郑板桥看看这对活宝，随口吟了出来：

“嘴尖腹大架儿高，

才得温饱便自嚎，
笑尔不堪容大物，
二三寸水起波涛。”

郑板桥一边说，一边指划。那个胖的摆出一副架势，摇头晃脑地说：“好诗，像极了！”

那瘦的倒听出味道来了：“瞎，像什么啊，他是借着水壶骂我们呢！”

等到他们想拦阻时，郑板桥早已走进大门，弯到大厅后头去了。

两袋烟工夫，盐运使老爷陪送郑板桥到了衙门口，盐运使双手一拱：“板桥兄，恕不远送！”郑板桥也拱拱手，转身走了。这刻，两个当差的才晓得刚才拦阻的正是郑板桥。

讲述：史友文
整理：曹永森

郑板桥金山画竹

“扬州八怪”里有两位最出名的书画家，一个叫郑板桥，一个叫李蟬，两人都是兴化人，常在一起写呀画的。

有一次，李蟬和郑板桥到镇江，金山大和尚听说李蟬到了，随即派小和尚送去一份金字请帖。

李蟬接到请帖，望望坐在身旁的郑板桥，笑嘻嘻地说：“你老说你名气大，你看我，一到镇江人家就来请我了。怎么样？明天，你就看我一个人去吃素菜！”

郑板桥看李蟬两眼笑成一条缝，一脸得意的样子，脱口说道：“明天我也去！”

李蟬说：“咦！人家请的是我呀，又没请你，你怎么去呢？”

郑板桥笑笑说：“我比你年轻，明天我扮成你的书童，不就一起有得吃了吗？”

“嗯，好！这个办法不错！”李蟬一听，高兴得直点头。郑板桥给我当书童，多有台面啊！

第二天，李蟬在前，打扮成书童的郑板桥在后，刚乘船摆渡过了江，大和尚已在山门迎接了。大和尚陪着李蟬进了方丈室，小和尚陪着扮书童的郑板桥也随后走了进来。当即，茶啊，点心啊，全送上了来。李蟬

心里想，你找我没旁的事，总是想要些字啊画的。便开口说：“当家的，你可准备点纸啊！”

“这个，贫僧早已备好。”说着，就把李蟬引进了客厅。门一开，只见桌上文房四宝：笔、墨、砚台、宣纸，摆得逸逸当当的。

李蟬再看看郑板桥，心里说：你想吃素食呢？今天就拿你开个玩笑，叫你给我掌墨。便说：“书童掌墨噢！”什么叫“掌墨”呢？从前，书法考究，要把字写得龙飞凤舞，总要书童出手托住砚台，跟着写字人的笔锋走，字写到哪块，砚台就跟着送到哪块。

郑板桥一听要他掌墨，心里那个气呀！我装个书童嘛，不过是闹着玩玩的！你当真把我当书童使了！这怎么行呢？想不干，又不便开口，哪个要你自己提出装书童的呢！只好忍住不吱声，托起砚台。

李蟬笑眯眯地把笔在砚台上蘸蘸舔舔，摆开架势，刚要下笔。只听“扑笃”一声，砚台从郑板桥手上一滑，掉在宣纸的正中间，“咕溜溜”地直往纸角上滚。

李蟬一望，哎呀，这下不得了，好端端的一张桌面大的宣纸，打下端向上角染成一条墨黑墨黑的杠。再加上砚台在上面颠啊颠的，这根黑杠，断断续续，顶天立地。李蟬气得脸像个紫茄子，这怎么写啊？把笔一摔，对着郑板桥气呼呼地说：“你写吧！”

“我写！”郑板桥看看满脸急得通红的李蟬，又望望宣纸，笑笑说：“我不写，我画！”

“你画，我看你画！”李蟬心里话，这张宣纸染上了

墨，看你怎么画？

郑板桥不客气地拿起笔来，蘸了些墨，就在宣纸上涂了起来。大和尚急坏了，我这宣纸，好不容易派人从安徽宣城订做的大开张，给你这小小书童倒满了黑墨，怎么办？主人不画，你还要逞能动手画，便想上前阻挡，但看看李蟬并不吱声，他也不好发火。

这个“书童”着实有两下子呢！只见他三下两下，在断断续续的墨线上勾勾画画，点点戳戳，哎，竟变成了一群墨竹，粗细浓淡相宜，其中那条墨印变成一竿顶天立地的墨竹，清瘦秀拔，像活的一样立在眼前。大和尚不由脱口而出：“妙哉妙哉，好一根竹！”只见书童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玉章，在下款盖了一下。大和尚望望，鲜红的方印是“郑燮”两个字，呆住了！他万万没想到站在面前的竟是大名鼎鼎的郑板桥，连忙接二连三地直打招呼：“贫僧不知先生来镇，望先生不要在意。”说着忙喊小和尚“泡茶”，一想不对，又加了一句“泡好茶！”

这时，郑板桥笑嘻嘻地望着李蟬直眨眼睛，意思是说怎么样，你看大和尚请我了吧！李蟬这才醒悟过来，原来，郑板桥是有意把砚台弄翻，泼墨画竹。他心里对郑板桥真是一百二十个敬佩！

当下，大和尚又请李蟬题了字。传说，李蟬和郑板桥就合作这么一次。

讲述：陈 昆

整理：张 丹 康 鵠

郑板桥焦山卖画

“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最喜欢画竹子。他听说镇江江心里有座焦山，山上竹子很多，心想，这倒是个读书的好地方。他便过江来到焦山，看中了后山的别峰庵，地方幽静，游客不到，就跟庵里的住持老和尚商量，借住下来。

别峰庵在后山深处，只有几间破屋，又没有一条好路，走上走下很吃力。庵里只有一个老和尚，他一人既是住持，又兼打杂。山上又没有一口井，每天还要下山到江边挑水，真是够辛苦的。

郑板桥借住到别峰庵，先帮助老和尚把房屋打扫干净，糊好窗纸，摆下文房四宝，倒也觉得非常幽雅。他就提起笔来写下一副对联：

室雅何须大；

花香不在多。

老和尚也爱上这个文人，见他不摆架子，说话和气，感到亲切，尽心招待。

住定下来，郑板桥每天在庵前庵后看看江景，逛逛竹林；兴致来了，便跑进屋里，摊开宣纸，画起了一幅幅的竹石。老和尚见了赞不绝口。

沿江各家小庵里的当家和尚，听说别峰庵的借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ren.com